

广东通志

廣

東

通

志

廣東通志卷三百三十二

甲子重刊

雜錄二

韶州府

桂源山多菌桂梁始興太守范雲詠桂詩南中有
八樹繁華無四時不識風霜苦安知零落期舊有
石刻置侯司空廟中

黃志

梁大同未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
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畧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
險阻紇妻織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
經此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
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

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是夕陰風晦黑至五更
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寤者卽已
失妻矣關局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嶮咫尺迷悶
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蹟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
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卽深凌嶮以索之旣逾月
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爲雨
侵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
人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
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
以度絕巖翠竹之閒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
絙而涉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

軟如毯清迴岑寂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人數
十帔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
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
至此月餘矣今病在床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爲
扉中寬闊若堂者三四壁設床悉施錦薦其妻臥
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迴眸一睇
卽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
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
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
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
勿太早以十日爲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醇

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絲練縛手足於床一踊皆斷常紉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旁一巖曰此其食廩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卽出如其言屏氣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瞋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杯進酒諧笑甚歡旣飲數巡則扶之而入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見

大白猿縛四足於牀頭顧人蹙縮求脫不得目光
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卽飲刃血射如
注乃大歎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
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其藏
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杯案凡人世所珍無不
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色久
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採唯
止其身更無黨類旦盥洗著帽加白袷被素羅衣
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
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
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栗尤嗜犬

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卽歛然而逝半晝往返數
十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今歲木落之初忽愴然
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
幾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若
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顧諸
女汎瀾者久之且曰此山峻絕未嘗有人至上高
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
假之何也紇卽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歸猶有
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後紇爲陳
武帝所誅素與江總善愛其子聰悟絕人常畱養
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

太平廣記白猿

傳

謹案諾臯集異諸書皆荒怪不經之說茲
概不錄此傳乃遊戲嘲諢之文爲歐陽詢
而作也詢父紇反於粵而詢形似猴同時
人戲作此傳託名江總以嘲之與裴硯傳
奇不同因錄之以存故實

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
以書繫鴿足上依所敎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
爲飛奴時人無不愛訝

開元天寶遺事

張曲江與李林甫同列元宗以文學精識深器之
林甫嫉之若讐曲江度其巧譎慮終不免爲海燕

詩以致意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
賤祇見玉堂開綉戶時雙八華軒日幾迴無心與
物競鷹隼莫相猜然亦終退斥

本事詩

元宗幸蜀行至駱谷謂力士曰吾聽張九齡之言
不至於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既而取
長笛吹自製曲詔樂工錄其譜至成都乃進譜而
請名上曰吾因思九齡可號爲謫仙怨

唐詩林

張九齡累厯刑獄之司無所不察每有公事赴本
司行勘胥吏輩未敢訊劾先取則于九齡囚于前
面分曲直口撰案卷囚無輕重咸樂其罪時人謂
之張公口案九齡又善談論每與賓客議論經旨

滔滔不竭如下坂走丸也時人敬服其俊辯開元天寶

遺事

始興南山下有林泉張九齡常卜居焉南雄府志

載之

黃志

翁源縣東七十里羅江水中唐詩人邵謁嘗築室讀書於此後人立祠祀之鄉人呼謁爲邵一天祐間補太學生卒於學一日縣人禱旱忽神降附小巫曰某乃邵一秀才也父老異之因曰秀才平日能詩今欲求一詩可乎巫不識字應口成詩云翁山山下少年郎憶得當年別故鄉惆悵不堪回首

處隔江猶見舊書堂

府志

唐李文孺往昌樂瀧家奴藏荔子于盎中文孺初
不知也盛夏溽暑香出盎外流漿汎艷因以麴和
杭飯投之三日成酒芳烈過於椒桂人多效之因

作荔酒歌

異史

顧微廣州記曰滇陽縣俚民有一家牧牛牛忽舐
此兒舐處肉悉白俄而死其家葬此兒殺牛以供

賓客凡食此牛肉男女二十餘人悉變作虎

太平御覽

張文規字正夫高安人爲英州司理滇陽民張五
輩盜牛里人胡達朱圭張運等卒伍追捕之盜羣
散走獨五抗拒不去達擊殺之盜不得志反以破
刼告於縣縣令吳邈欲要功盡取圭達以下十二

人送獄劾以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達
二人病死既上府事下司理院文規察囚辭色疑
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
殺人杖脊餘人但等第杖臀而已圭運乃無罪邈
計不行悲忿嘔血死文規後遷臨川丞忽感疾沉
困彌月昏不知人家人環泣待盡而已一日漸甦
神氣既定乃言初病在床聞人呼云英州下文字
即出視之有公吏三四輩似攝官人遂與俱往至
一大府殿宇金碧相照殿上垂簾而問乃吳邈事
也文規以實對主者曰吾亦知之但須卿結正遙
見邈荷校於簾前而朱圭張運立其旁吏抱所判

文書出紙尾示文規有添一純三字遂寤後文規以通直郎致仕大觀三年年七十八矣夢羽人來云向增壽一紀今數足矣陰司又以公在英州嘗權司法會全罪婦首領又添半紀卒年八十有三

勸善書

英州之北三十里有金山寺予嘗至其處見法堂後壁題兩絕句僧云廣州鈴轄俞似之妻趙夫人所書詩句洒落不凡而字畫徑四寸遒健類薛稷極可喜數年後又過之僧空無人壁亦墮圯猶能追憶其詩爲紀於此其一云莫遣鴈飽一呼將軍誰志滅匈奴年來萬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

枯其二云轉食膠膠擾擾間林泉高步未容攀興
來尙有平生履管約東南到處山蓋似之所作也

洪邁容齋隨筆

正德八年英德大陂都民張宏政家婦汲水爲虎
所噬其夫與翁泣告于神執利器追逐刺傷虎吻
次日虎自奔入婦宅咆哮而死

韶州新志

正德十三年二月高快馬等作大車載五十餘人
攻打乳源城城上以藥弩射之車不入城又以油
澆之夜潛緹放火燒燬大車賊退走及雲門寺爲
樂昌民邱鎮和所敗是年副使王公督官軍征勦
擒賊首十餘黨悉平

同上

嘉靖七年陳洸者廣東韶陽人初以進士守制時
宋元瀚爲其縣令洸居鄉多不法而元瀚亦貪酷
吏不相能也洸因令其子桂訐元瀚就理於是縣
人被元瀚虐者爭蠶起陳狀元瀚坐謫戍以是怨
洸乃摘洸諸放利惡蹟併其帷薄事緝成帙曰訴
冤錄刊布之然多溢辭也元瀚等遇赦免洸後任
給事中會議大禮洸抗疏附尙書席書議爲科道
所劾御史藍田因以訴冤錄上聞詔遣刑部郎中
葉應驄錦衣千戶李經赴廣東覆勘應驄以洸險
佞爲衆惡欲寘於法乃授指韶州府唐昇俾深劾
其事凡錄所載及洸怨家陳慤一切證成之坐洸

妻奸罪離異子杜毆殺人絞諸連逮死徒者甚衆
是時洸懼爲應驄所因詣闕上疏自理應驄卽據
昇獄詞覆奏併請當洸窩強盜分贓律上疑之命
法司再問刑部郎中黃綰謂洸獄情無枉請如應
驄擬論死詔特宥爲民并原其妻子

明典彙

嘉靖二十一年韶城西南隅民蔡臣家忽地裂廣
四尺五袤數丈投之以縊深不可測同日去蔡氏
數十家爲方氏後園湧土成高阜俄陷爲深坑以
火下燭之氣衝上滅火不可照

韶州新志

韶州府城上周圍俱蓋房舍兵環居之不作女牆
謂之陰城最便堅守康熙乙卯吳逆遣吳國柱馬